

研究院前鎮暴車止步

6月20日。陰雨的颱風天不減我愉快的心情，我踩著水花，到活動中心會見我邀請的外國學者，一起參加第四屆漢學會議的開幕典禮。會場門口警衛森嚴，進場還得搜身。原本喜慶的心，立刻沈了下來。怎麼了？進了場，等了等，卻沒見到開幕的人，心裡不禁有些遲疑。啊，原來我沒看會議手冊，不知吳副總統要來致辭。同行而來的一位國外學者卻又因住房沒安排好，我只得敗興離場，先處理客人的要緊事。

為了漢學會議，驚動政務繁忙的副總統來開幕，真是大題小作；但從官僚體系的角度，請中央研究院的上司來開幕似也無不可。令人震驚的是，上司居然開著一部掛著軍牌的鎮暴車前來，停在歐美所門口！（圖一）雖然只是短短幾分鐘；雖然可能在沒人察覺之前，鎮暴車便已離開。但我卻忐忑不安，作嘔想吐。

研究院中一芥文弱的書生，應該不會是暴民吧？還是我們的統治者恐懼來參加會議的中、外學人，尤其是中國學者看到國旗後會鬧場或退席？當然，我過慮了。鎮暴車中沒人看守，應只是載著維安人員公務車。據去年公布的〈特種勤務條例〉，總統和副總統維安規格提高了許多。然而即使出於維安需要，有必要以這麼大的陣仗君臨研究院嗎？象徵著國家和人民之間對立的鎮暴車怎麼會出現在一個充滿喜慶的時刻？學歷史的吳副總統應知「佳兵者，不祥之器，物之惡也。」怎麼會如此犯忌諱，觸人霉頭？他也應知道開鎮暴車進入學術機構相當不合適吧？何況鎮暴車又重又費油，特勤不能搭一般的巴士來嗎？

據司法院〈釋字第 380 號〉，研究院仍屬《大學法》中享有自治權的學術機構；一體適用「軍警執行勤務，除追捕現行犯或處理緊急情況外，進入校園應先知會校長或法定職務代理人。」的規定。府方可能只是無意地踩了院方學術自治的紅線；而院方可能也只是無辜地退讓了不應退開的底線。畢竟那天大家都忙著喜事，可能根本沒人注意到鎮暴車的出入。然而，這種雙方的無意，最是可懼：這不說明雙方視院方自治和獨立的權力如無物？若是府方已知會院方，而院方卻不以為意地放行，棄守自己的權力，那更讓人心憂了。

本院對於學術自治應有認知，不當輕忽這種充滿不當象徵意味的舉動。身為院中的一份子，責無旁貸，因假溝通本院人員平台的週報，披露此事，供同仁參考。

祝平一研究員(歷史語言研究所)



圖一：掛著軍牌的鎮暴車（攝於9點18分）